

勒布朗·詹姆斯自传

我的兄弟，我的篮球

Shooting
Stars

[美] 勒布朗·詹姆斯 著
巴斯·比辛格

颜强 蔡巍 钱屏匀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eBron James
Shooting Stars

勒布朗·詹姆斯自传
我的兄弟,我的篮球

[美] 勒布朗·詹姆斯 著
巴斯·比辛格

颜强 蔡巍 钱屏匀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兄弟,我的篮球:勒布朗·詹姆斯自传/ (美) 勒布朗·詹姆斯(James, L.), (美)比辛格(Bissinger, B.)著;颜强,蔡巍,钱屏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
(传记译林)

书名原文:Shooting Stars

ISBN 978-7-5447-1227-9

I. ①我… II. ①詹… ②比… ③颜… ④蔡… ⑤钱… III. ①詹姆斯, L. —自传
IV. ①K837.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6767号

Shooting Stars by LeBron James & Buzz Bissinger

Copyright © LeBron James, 2009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enguin Press, a division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106号

封面图片来源:CFP

书 名 我的兄弟,我的篮球:勒布朗·詹姆斯自传
作 者 [美国]勒布朗·詹姆斯 巴斯·比辛格
译 者 颜 强 蔡 巍 钱屏匀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The Penguin Press,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152千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27-9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
Shooting Stars
.....

目 录

- 序言 / 1
- 1 绘地图的人 / 6
- 2 拯救者 / 11
- 3 东利物浦 / 22
- 4 威利·麦基 / 33
- 5 决定 / 56
- 6 迷茫的校园生活 / 70
- 7 喇……喇…… / 84
- 8 罗密欧啊罗密欧 / 98
- 9 所向披靡 / 113
- 10 所向披靡？ / 122
- 11 封面男孩 / 136
- 12 进去还是出来？ / 162
- 13 压力 / 186
- 14 回到未来 / 200
- 15 流星 / 220
- 16 “五虎上将” / 237
- 后记 / 239
- 鸣谢 / 242

序 言

我来自圣文森特圣玛丽,一个男女同校的天主教高中。这里坐落在北枫树大街,可以俯视阿克隆局促的市中心街区。学校拥有不错的师资力量,而且离我的家只有大约三英里远,我和母亲就栖身于一座小山丘顶上的一栋阴郁的公寓楼六层楼上,这栋楼从远处看去就像山顶隆起的一块石板。我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到处都挂着我最喜欢的 NBA 球星的海报——迈克尔·乔丹、科比·布莱恩特、阿伦·艾弗森。我大可以说自己是为了好好读书才进了圣文森特圣玛丽的,但那不是实话,我去那里就是为了和我的三个朋友一起打篮球,小德鲁、锡安和威利,他们都成了我的兄弟。

我们有个教练,他充满动力、有些疯癫,有时似乎还有些狂野。在训练中只要我们犯点错,污言秽语就会从他嘴里脱口而出。“那可是真他妈的烂”是他最顺口的句子之一。他只有 5 英尺 8 英寸(1.73 米),对于我们这些大个子而言,他大吼大叫的时候,无论怎样踮起脚伸长脖子,都无法与我们平视。但是他也很棒。批评我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留情,就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这么做是为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一定能够进 NBA 打球。锡安是个大块头,四肢发达,孔武有力,但是教练却将他斥为“懦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激励、挑战球员的



方式。也许他对小德鲁更加温和一些，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彼此更有认同感吧。小德鲁还只有5英尺3英寸（1.60米）时，肩膀上就承载着巨大的压力，不过质疑也让他受益匪浅。教练传授我们打球的技艺，他同样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因为他的家族拥有深厚的篮球传统，但是他年轻时的职业生涯却并不那么光彩照人。他很清楚威利刚刚从过去那个夏天的肩膀手术中康复过来，他也明白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找到其曾经的状态。但这些依然无法阻止教练咒骂、训斥我们，为我们感到失望，像对待他曾经执教的大学球员一样对待我们，尽管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高中生而已。

二年级时我们打得不错。此后，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带着勇士精神投入比赛，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教练极力想要给我们灌输的。同时，我们犯的错误也越来越少。他在为我们准备着什么，之后我们渐渐明白了，他要为我们准备的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迎战美国高中体育最伟大的王朝球队橡树山高中。这是一所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尔逊镇的预科学校，位于该州西部三角地带深处，从地图上看靠近布莱德尔溪、沃尔尼以及几十个小城镇的地方。从这里走出的NBA巨星包括杰里·斯塔克豪斯、凯文·杜兰特和罗德·斯特里克兰，以及进入NCAA一级联赛打球的上百名大学球员精英。这里曾诞生了14位在NBA选秀大会被选中的球员，其中包括6位首轮新秀。而现在，我们，一帮来自阿克隆的无名鼠辈，就要和他们对抗了。

看看他们在场上排出的阵容吧,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因为这很可能是美国高中篮球联赛历史上最好的阵容了。他们的中锋,来自塞内加尔的塞萨加纳·迪奥普,身高 7 英尺 1 英寸(2.16 米)、体重 305 磅(138.3 公斤),铁定会成为 NBA 首轮新秀;他们的得分后卫,入选全美高中联赛最佳阵容的拉沙德·卡鲁茨,已经被肯塔基大学录取;他们的组织后卫,同样入选全美高中联赛最佳阵容的比利·埃德林,即将进入锡拉丘兹大学;还有前锋位置上身高 6 英尺 7 英寸(2.01 米)、体重 300 磅(136 公斤)的马里奥·博甘,也将被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录取。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祈祷,只是赢得尊重,不要输得太难看。

不过,锡安却在内线很好地控制住了迪奥普,没有让他完全发挥(那一场只得到 15 分)。小德鲁虽然身材不高,却在三分线外随意发炮。威利则替补上场,不时也有闪光表现,给予对手狠狠一击。我们还有一名球员叫罗密欧,这家伙有些自私自利、刚愎自用,总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想“掐死”他。他的身材已经走形了,只能打个下半场。但是罗密欧毕竟有 6 英尺 6 英寸(1.98 米)的身高,如果从他懒懒散散的臭习惯中觉醒,在内线还是拥有一定统治力的。结果那一天,他真的醒来了,我们并没有让他们把比分拉开,甚至在第一节结束前以 19 : 18 领先 1 分,半场结束后以 42 : 36 领先 6 分。

52 : 42,第三节开始不久,我们建立了 10 分的领先优势,但被对手



赶上只是时间问题。你怎样才能抵挡拉沙德·卡鲁茨和比利·埃德林这一对后场组合？答案是，你无能为力。62：60，第三节结束前，橡树山已经反超2分。他们蓄势待发，准备像往常一样赢得比赛。至少被我们称之为“母校”的圣文森特圣玛丽，不会因输给这样的对手感到耻辱。我们咬紧牙关，硬扛了整整三节，我们的战斗精神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之后的比赛渐渐进入白热化。

在最后一节，双方交替领先多达8次。比赛还剩1分50秒时，圣文森特仍以78：77领先1分。我的表现很好，半场得到21分，那时候已经得到33分。比赛已经进入我们的掌控中，我们能感觉得到。

比赛还剩1分35秒时，本场比赛12投12中的比利·埃德林上篮成功，再次为橡树山取得1分领先，79：78。但是我们拿回了控球权，还剩下最后一投的机会。那一天，小德鲁在三分线外已经是5投5中，手热得发烫，但是这一投属于我，因为它必须属于我。

终场哨声即将响起，我在奔跑中完成跳投，当我看到皮球打在篮筐的一刹那，似乎体验到周遭一切都进入一种慢节奏运动的幻觉状态，而皮球也在不停地跳跃，永无休止。

随着比赛时间的耗尽，它最终弹了出来。

那一天看到我比赛的人都告诉我，我完成了一场伟大的比赛。也许我配得上这样的褒奖，也许我配不上，因为当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当比赛处于胜负边缘时，我错失了机会，我让我的兄弟们——小德鲁、锡安

和威利他们失望了。击败橡树山,其实我们有比这更远大的梦想,这是一个我们还是懵懂少年时就有的梦想,但它最终在篮筐上灰飞烟灭,而这就是篮球比赛残酷之所在。

后来我哭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好做。在涟涟的泪水中,我忍不住在想,未来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再次追寻那个梦想,抑或梦想终究只是梦想? 我不知道。

1 绘地图的人

小时候我总是骑着单车在阿克隆晃荡,这里走走,那里逛逛,只是为了远离麻烦,只是为了让自己忙碌,只是希望车的链条不要像它有时候那样断掉。上世纪80年代,如果你登上北山,你可以说,生活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远处废弃的一根根烟囱,让人疲倦厌烦的中心城区。我并不否认,这些都让人感到心酸。我知道,位于俄亥俄州东北部的这个地方曾经如此繁荣(这里一度是整个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但繁荣已经渐渐逝去,现在则在为重新崛起而不断努力。

但这里依然是我的故乡,我越是骑车游荡(你可以骑车到达任何地方,因为这里太小太局促),我越是对她感到熟悉。我沿着阿克隆西面的主干道考普雷大街一路骑行,经过一片有红框窗户的红砖公寓楼投下的阴影。继续前进,不远处我经过了“洗衣王”和“女王美容院”。沿着东大道骑行,你会从这座城市的西面来到南面,途中我经过了一排有门廊的两层住宅,还有埃德·戴维斯社区中心的棕色混凝土墙。

沿着汤姆顿大街,我来到了南阿克隆山谷,经过鲁什斯市场、斯图尔特与卡尔霍恩殡仪馆。南阿克隆是个比较破败的地区,但是我依然骑行到这里,经过阿克隆自动化螺丝产品公司,以及汤姆顿·泰伦斯公寓的铝制墙板。沿着约翰斯顿大街,我来到了城东,经过红绿蓝三色、看上

去就像彩虹颜色外墙的公寓,然后向南前往阿灵顿,途经阿灵顿教堂、比塞尔浸信会教堂和联合汽车公司。我来到固特异钟楼,它高高耸立,就像华盛顿纪念碑一样,象征着阿克隆曾经辉煌的历史。这里曾是“世界轮胎之都”,出产了上百万条轮胎,直到那些大型工厂相继倒闭关门。

我骑车北上,来到被称为“下城”的地方,经过伊丽莎白公园贫民定居点——我的家也一度安顿在这里——一片排列得杂乱无章的两层公寓楼,有一些不再适合居住的已经被废弃,有一些已经用木板封住,还有一些拆掉了带铰链的网格门,或是干脆拆除了铁丝网。我回头向西,沿着波特奇路,来到城中比较富庶的地区,这里整整齐齐地“匍匐”着一排有黑色百叶窗的砖石房子。

我一度认为我永远也不可能住在这个地区,除非发生奇迹,比如天上掉下馅饼,或是一颗“流星”降临在我和妈妈的头上,帮助我们过上更富足的生活,带我们离开那片贫民定居点。但无论如何,那也不是我印象中的阿克隆。我骑车经过的这些住宅区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到处都是简陋的房子,只有小块的草坪可供照料。因为即便在我成长过程中最黑暗的日子里,事实确实如此,我时常在三更半夜感到恐惧、孤单和忧虑。这就是长期以来阿克隆给予我的印象——人们照顾着这里的一切,互相呵护,会找到你、保护你,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你,即便你根本不是。在我长大的日子里,这里的人口虽然有 22.5 万,却依然足够让你感到彼此亲密。你可以伸开双臂拥抱这座城市,这里也会伸开



双臂拥抱你。

在城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情景剧《快乐时光》(Happy Days)里的斯文森斯餐厅,这里依然还有那些满脸粉刺、看上去傻乎乎的年轻服务生,端着放有汉堡包、薯条和樱桃可乐的盘子,把食物送到你的车窗前。我一度爱上斯文森斯的汉堡,喜欢这里的场景,还有这里的味道以及食物的口味(每样口味都得尝尝才能完全体会)。不过不久之后,我因为自己所拥有的技艺得到命运的垂青,能在这里吃上一顿的机会越来越少。连一个斯文森斯汉堡我都没有办法享受。

因为阿克隆,尽管城市内心纯良,却并不安全。这里帮派林立,毒品泛滥,而且在阴森的贫民区,警报和枪声时常会打破夜的静寂。这里还有一座城中城,就社会治安的糟糕程度而言或许比不上克里夫兰,甚至芝加哥或费城,但是罪恶就发生在那里,就在那里,因为这些伴随着我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我总是能听到那些警报和枪声,但只能一直向前走,低着头,一直前行。如果说我与生活在相似环境下的孩子们有什么不同的话,也许就是这个信念吧:

一直前行。

然而在这座城中城长大并不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比较之下,我母亲格罗丽娅所经历的一切——十六岁就生下我,努力抚养我长大,给予我一切想要的东西——则要困难许多倍。当然,要开始你自己的生活,这里也不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地方,尤其是当你看到这么多人穷其一生

也无法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准时,这样的感觉会更加强烈。

但是你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感受你自己,还有你的孩子绝对不希望体验到的一切——暴力、滥用毒品和警铃那如同哭号般的悲怆音乐。你躺在床上,很清楚会有罪恶发生,而且后果非常严重,你只能感谢上帝祸事没有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继续躺在床上,只等着那些声响逐渐远去。渐渐地,一切恢复了平静,但是再进入梦乡却变得困难重重。有时候根本就无法再入睡,刚才是不是一场可怕的火拼?警察是不是又在进行毒品突击检查?那噪音是什么?不管我多么努力地将这一切抛在脑后(事实上我总是善于这么做),但是总会留下阴影,只不过或许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严重而已。

因为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些会帮助你成长,帮助你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甚至还会帮助你找到前进的动力——如果你足够幸运,能找到从眼前困境中走出的道路,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你也能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前进。

但是不管我经历了什么,我永远热爱阿克隆。即便回到当初,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长大的日子里,总有一件事不断地困扰着我。在学校里,不管何时我注视着美国地图(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学校里,每一间教室里都有一幅美国地图),我第一眼都会看俄亥俄州所处的位置。那里有克利夫兰,当然,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克利夫兰,这里曾经是 NFL(美国橄榄球大联盟)传奇球队布朗人队和传奇人物吉米·布朗的故乡,也是



如今 MLB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 印第安人队的所在地。在某些地图上，还会标出州首府所在地哥伦布市，抑或辛辛那提。但是哪儿有阿克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标注过阿克隆？

阿克隆是什么？阿克隆在哪里？

阿克隆什么也不是，至少对这些地图绘制者来说就是这样。但这却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地图上为什么没有我的家乡？我不记得是几岁的时候了，可能八九岁吧，我用小孩们喜欢，但全世界却没有其他任何人在乎的方式向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会让阿克隆出现在地图上。也许并不是用文字的方式，因为你知道这帮绘图的人都是白痴。但是我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阿克隆在哪里。当时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只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一定要做这样的事。

我是不是个梦想家？

我当然是，即便是在当时。

但是如果你的许愿足够诚心，你付出的努力足够艰苦，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梦，那么或许，因为梦想中总有“或许”，它们能够成真。

2 拯救者

—

1984年12月我出生在希考克里街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主要由我外祖母打理，她为人极好，给了我们很多照顾。可是在我三岁那年的圣诞节清晨，外祖母突发严重心脏病去世，终年四十二岁。母亲一直没有说，直到我打开所有的圣诞礼物后才将噩耗告诉我，她就是这样的人。我的礼物中有一个小小的塑料篮筐。

我家的房子很大，属于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前面进来有一个门廊，一个前厅，楼下是体面的客厅，电视房，厨房和储藏室，楼上是四间卧室，我母亲娘家世居于此。楼下还曾经养着马和一只叫卡特里娜的山羊，楼前则种着黑莓树、梨树和葡萄树。外祖母去世后，这栋房子越来越难打理，为了生计，母亲什么活都干过，包括在一家叫儿童宫的玩具商店做小时工。屋子年久失修，水管和电路都老化了，重修老房子需要钱，可是我们没有。后来，政府干预进来，几次贴出驱逐通告，最终宣告因存在安全隐患，房子不能再使用，就这样，我们的屋子被夷为平地。

于是我和母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一个孩子这么小就被迫背井离乡，日子根本没法过。在我五岁到八岁的



那几年间，我们搬了12次家。可是抱怨无济于事，我母亲已经感到很对不起我了，我再怨天怨地只会给她带来更大的压力。再说我也不是一个总喜欢抱怨的人。因此每当要搬家时，我只是拿起装着我所有家当的小背包，像往常那样对自己说一声：“该走了。”

这样的生活状态会带来什么恶果吗？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会有危险吗？肯定会有。可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居住的地方警报不断，枪战连连，而是和许多美国黑人孩子一样，在生活的艰难和困顿中，我越来越失落。小学四年级时，一学年我缺课将近一百天，因为去学校要穿越整个市镇，我们家经常出不起路费送我去上学。这样的生活让人失去了信任感，让人感觉自己在意的东西、交往的朋友终有一天将会失去，因为你知道，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随时都要远行，随时都要背起行囊，因为“该走了”。

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去新的学校，结交新的朋友，然后与他们慢慢相处融洽，此时却又要离开，去另一所学校，结交另一帮朋友，而后再离开。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可是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无论去哪儿，我必须对自己负责。不管我喜不喜欢，我妈妈就是这么对我的。有时候我上床睡觉时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还能不能见着她。好几次晚上我根本就见不到她。我开始害怕，怕有一天早晨醒来时，她永远都不在了。

我一天天长大，心中真正盼望的只是每天醒来时妈妈还活着，还在

我身边。我已经没有父亲,我不想失去双亲。我所能做的只是期盼,祈祷妈妈平安,因为我知道妈妈对我是全心全意的好。通常她都会回家,在感恩节那天像所有人那样在桌上摆好吃的,每次圣诞节我写在纸条上想要的东西总能在树下找到。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也从来不问。尽管生活艰难,让人心中恐惧,可是生活让我更爱我的母亲。不管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都知道,在她的生命中,没有人比我更重要。旁人不会明白,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贫穷少年意义有多重大,不会明白这给予他多大的安全感,让他信念不倒,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子汉,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我能够应付这一切,我能够生存。

然而我们的境况实在糟糕,九岁那年,有一天妈妈让我坐下,告诉我说我得暂时住到一家姓沃克的人家去,等到她的境况有所改善再接我回家。我知道她也不愿意这样,可是她实在走投无路,这么做对我对她都好。一开始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根本无法想象,我从来没见过父亲,现在又要失去母亲,哪怕只是暂时的,都让我不寒而栗。可妈妈答应尽量抽空来看我,她说只要一找到能让我俩稳定下来的生活,我们就能重新团聚了。

当时我在一支名叫“东方龙”的儿童橄榄球队打球,那里的教练都知道我的情况,特别是我失学的事。其中有几位愿意收留我,但他们都是单身汉,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大家商量下来建议,我可以搬去